



人文书库

野莽 著

冰 心
杨宪武 陈
戴乃捷 退
徐 迅 根
姚 野
碧 井
严 文 井
邵 文 井
沈 苏 井
段 庄 井
汪 曾 井
林 斤 井
王 蒙
刘 心 武
冯 林 才
杨 书 案
何 锐
梅 清
梁 晓 声
史 铁 生
李 元 浩
袁 鑫 森
韩 少 功
何 立 伟
彭 见 明
阿 成
贾 平 凹
莫 华
吕 科
阎 连 科
周 大 新
刘 庆 邦
孙 方 友
墨 白 竹
墨 石 神 山
迟 子 建
方 村 麦
戈 池 莉
刘 醒 龙
陈 怀 义
郑 文 锐
李 石 山
孙 力
刘 道 玉
野 莽

墨

目睹三十年之文坛现状

客



若说这本书前后写了三十年，不是吹牛，话里也挑不出多大的语病。尤其是成书后自己再草览一遍，简直还能感到一丝的惊讶，完全是在无意之间，通过讲述这些人物和事件，哪怕极年轻的人和极微小的事，也能像阳光下一滴一滴的水珠，从中看出文坛甚至中国，这三十年里发展变化的丰富背景。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野莽 著

墨

目睹三十年之文坛现状

客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客：目睹三十年之文坛现状 / 野莽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8.6

ISBN 978-7-5008-4132-6

I. 墨… II. 野… III. 作家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0016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：100011

电 话：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：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版 次：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：270 千字

印 张：14.75

定 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近墨者赤(自序)

先说书名。为书取名,远比为儿子取名困难得多,为儿子取名可以喝了喜酒信口而出,狗娃便狗娃,红薯便红薯,除了自己喜欢之外全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不予参考,不必在乎,尽情享受专制的优越。狗娃或红薯小的时候只重视吃饭,往往对名字满不在乎,随叫随应,吊着两挂鼻涕嬉笑连天。后来上大学谈了女朋友,方觉不雅,想改却还得上派出所去费很大周折,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名人大辞典上,我们偶尔就能读到,有些名人的名字不如其人。为书取名就不行了,虽然据说,书也是作者的儿子,但作者生完真正的儿子还得管他读书,生完书后心里却只惦记着版税,其余一概不管,集中精力又去怀下一胎,留下诸多事务都得仰仗保姆的照料。比方说身上穿一件什么衣服,头上挽一个什么抓髻儿,旧称书衣的那一层外包装,今称封面,名字则是位于面部上方的书眼,画龙应该如何点睛,还需有人一样一样地做。书的母亲在严格意义上讲,实际只起产妇的作用,于是作为全职保姆,有理由提出一条最起码的要求,给儿子取个好听的名字,以便在此后的人才就业市场,不至于遭到埋没。

《墨客》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,被李阳先生逼出来的,双方不惜从万忙中腾出时间发生争执,始而各执己见,终于互让一步。作家大抵喜欢含蓄深邃,不想让人一眼看破,如中国缺肉时代一句智者的话,宁可把“肥肉埋在碗底里吃”。出版家此时却是坚决的敌人,受买方市场的制约而恰恰倾向于张扬,恨不得夺过筷子,把肥肉全堆在碗面上,让人觉得一碗都是这个东西,以便造成供不应求的繁荣局面。所以,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以后,大名《墨客》下面,还得再取一个小名,书界的职业术语叫做副题,并且李阳指示,要体现书中所述近三十年的文坛故事。

想了三天,忽然间想起被鲁迅先生冠以谴责小说的《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》,“全书以自号‘九死一生’者为线索,历记二十年中所遇,所见,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,缀为一书……”掐指一算,算出曾经有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夺目辉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,在嗣

后的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中，却真的是死了九次，直到七十年代的倒数第几年，才伴着一个荒诞时代的结束而复生过来，迄今正好是三十年。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随行者，亲历人，我的有幸所见，居然还比那位目睹之怪现状的九死一生者多出十年。然而我却要删去一个“怪”字，盖因不想再犯鲁迅先生批评的“常常张大其词，又不能穿入隐微，但照例的慷慨激昂”的“南亭亭长式”的缺点。三十年来，文坛问题是多，不过涉及到文学的本身，既然已承认是九死一生，生过来后又在旧的文化体制之下拼命地挣扎，能有今天的这个局面，凭良心说，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了。

书中所述文事，均发生于这三十年间，符合“所遇，所见，所闻”的原则，而且所述人物还都是我的或师或友，或兄或弟。缺点无非是没有一气呵成，写的时间稍微地长了一些，属于与时俱进、且走且写的货色，很类似民间所说的骑驴看唱本。故而，若说这本书前后写了三十年，不是吹牛，话里也挑不出多大的语病。尤其是成书后自己再草览一遍，简直还能感到一丝的惊讶，完全是在无意之间，通过讲述这些人物和事件，哪怕极年轻的人和极微小的事，也能像阳光下一滴一滴的水珠，从中看出文坛甚至中国，这三十年里发展变化的丰富背景。

再说序名。原本我是主张不要序的，只作了一篇简短的后记，约略记录下此书的成因。又是这个李阳先生，孜孜不倦地说服着我，要我借此发表一个宣言，让人按照这个口号来解读全书的内容。我便终于被他说得有些服了，转而一想，就此谈谈自己的感想也无不可，不仅写了，还取名为《近墨者赤》。晋代傅玄《太子少傅箴》中说，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是指人之品格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然后提出“声和则响清，形正则影直”。我今将“近墨者黑”反过来说，绝无颠倒黑赤的意思，只是把它挪用 to 写字的工具、从文的人士上，说明我这三十年里，与形正影直的众墨客的为伍，是赤诚的，如手持红灯的李铁梅姑娘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

原打算记在后记的话，是想说这本书中的有些篇章，曾经发表在外文杂志上，那是最初为完成职务工作，偶尔的写上一篇。后来走向批量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受诱于《中华读书报》的魏琦。他约我给他的专栏写书话，规则是不超出作家与书的轶事，而且应是笔者的亲历，他说这个专栏最适合我。我就一连给他写了三篇，从冰心开始，继之叶君健与杨宪益，他们都曾是我面见的前辈，后二位还跟我在一个单位领过工资。因为一时写得兴起，超出了他所限制的字数，最终发表在了其他的报刊，有的被《读者》杂志转载。接着，《中国书刊报博览》的徐文欣，《北方文学》的孙仕侠，《东方新报》的邓小红，先生女士小姐们，也都纷纷约我来写，他们给我开了专栏，名字就叫“野莽说书”。再接着，东北的《辽河》杂志又开了一个名叫“做客辽河”的栏目请我主持，每期应邀做客的著名作家写一

篇,主持人也要陪着写一篇,评头论足,说人道文。

其中《东方新报》的编辑找到我,是通过湘人彭见明。见明先生似有先见之明,担心稿费低了,报纸一方没有号召力,作家一方缺乏积极性,写过那山那人那狗的那位兄弟,就在约稿函中扯到了那鸡那蛋。他算账说一篇千字文章能买多少个鸡蛋,这些鸡蛋的妈妈母鸡们一天才下一个,作家一天却能下那么多。长的写累了写个短的,大的写累了写个小的,支持一下,不亦乐乎?那兄弟这么一说,便是不给鸡蛋我也得写了,于是写完汪曾祺、林斤澜、贾平凹、史铁生、莫言、林希、阿成、刘庆邦这一干人等之后,顺手牵羊给他也写了一篇,就写他帮着报纸坑蒙拐骗的约稿艺术。果不其然,东方的这家新报很快就停了,后期稿费都没有给,我家吃的鸡蛋都是自己掏钱买的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英、法文版的《中国文学》杂志工作的时候,每选出国内一位作家的作品,交给中国和外国翻译们译成外文,使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,因当时的外国人对中国现当代作家,除鲁迅和沈从文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外,其他一无所知,这样我就还得给他们每人配写一篇介绍文章。这类文章介乎于印象与评论之间,说他们是男是女,老还是少,过去做了一些什么,目前正在做些什么,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写的这篇作品翻译给外国的朋友,被翻译的这篇作品的妙处又在什么地方。

这些曾经被我们译介出去,还要我配写文章的作者,我能在名单上列出长长的一串,他们有这本书中的郑义、李锐、张石山、聂鑫森、杨书案、池莉、刘醒龙、阎连科、陈怀国、孙力和余小惠等等。大约二十年前左右,这串名字的主人在国内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,出现在国外则更是首次。由于是写给一般的外国人看,文章就尽量写得通俗浅白,要扫平翻译运笔和读者阅览的障碍,其中谈到的作者生平与作品,也都截止于大约二十年前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中国还没有普及电脑,这些介绍文章都是我用钢笔写在二十字乘十五行一页的稿纸上,一个方格里面装着一个,如同那个时代规矩本分的人,稿子写好交给翻译,翻译翻完就给扔了。本书编好过后,最近我才发现,国内有家网站未经允许,正在拍卖作家手稿,其中有我两篇,正好也收入了这本书中。网页上显示的原件上,红蓝二笔改得一塌糊涂,篇名都是印象之类,天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到手的。

当时谁好意思去向翻译讨要,说是这些东西将来还会有用,况且那是职务作品,不允许在外发表,特别是领稿费。现在想起要把它们整理出来,作为本书的一部分,只能先找到当时的外文杂志,再请朋友由外文翻回中文,如书中讲述的杨宪益在“文革”中的故事。这样虽然有些麻烦,但也不是一点意思没有,重看自己过去的文字,如果没有证据确凿的作者署名,仅看那些老实巴交的句子,可能会误认为出于他人之手。我也有过犹豫,这些早期的文章究竟应不应要,它们不仅文字粗糙,所写之人也渐疏远,比方郑义是十九

年前的那个夏天去国离乡，几个月后我的同事告诉我说，他的夫人北鸣不知从哪里给我打来一个告别电话，从此便再也联系不上。关于他的事情说得太少，又拘泥于十九年前，想借此再补充几段，却已成了不可能的事。再比方另外的人，黑格尔说不是意识决定存在，而是存在决定意识，那么这就暗示着人是可以根据社会存在而改变的。不过最终我想，文字记载的当时的情境是真实的，感觉也是真实的，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存在，人应该尊重自己，尊重自己有过的历史和友谊，那就还是收进来吧。它们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时期的见证，正如历史由每一本挂历组成，文坛也由每一个作家组成，三十年中多一个人，至少会多给世界提供一条信息。

中国工人出版社的李阳先生决定出版这一本书，他从图书市场的销售考虑，建议我删去一些篇章，又增写一些篇章。增写的如文坛宿将王蒙、刘心武、冯骥才，湖北三老姚雪垠、徐迟、碧野，我的朋友韩少功、何立伟、梁晓声等。不用说，删去的肯定是我所爱，我得忍痛，增写的未必是我不愿，我也乐意。这本书就这么编成了，我真希望是一百篇，以应证所谓的人上一百，种种色色，特别是个性鲜明的作家，一人一副生动的嘴脸。增删完了再一统计，结果只有了这五十篇，恰好此前的一半。剩下的一半怎么办呢？我得把它们又收拾起来，预计过一阵子，它们正好是我的另一本书。

窗外桃李争妍，朝阳迎面。电话响了，又是李阳催要稿子，那么我就不写了罢。

野莽

2008年5月22日于听风楼

冰 心 ————— 001

我想的是拍一张倒三角形的,也就是冰心坐在前面,我和洪琼站在她的身后两边,但是冰心拉着洪琼的手,故意望着我说,不行,到我这里来的人从来都是女尊男卑,我们两个人坐在前面,你一个人站在后面!我就只好乖乖地一个人站在后面,照了一张正三角形的合影相片。

杨宪益 ————— 003

红卫兵要批邓拓,找不到邓拓的中文原作,就把老杨翻译的英文找来,命令他再翻译成中文,吓唬他说要是搞鬼,故意翻错,连他一道批判。老杨就只好把他翻译成英文的《燕山夜话》又翻译回来,红卫兵不相信他有这样的本事,找到邓拓的原作对照着一看,居然错不了几个字。

戴乃迭 ————— 008

布朗夫人是英国汉顿技术学院的社会学讲师,她在请愿书上写道:“我完全想不通,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她,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,对政治也从来都不积极,可是她对中国共产党 1949 年之后的进步一直是支持的。她选择了在中国生活,我相信她从未做过危害那个国家的事情。”

叶君健 ————— 013

在他那间小得转不过身来的小卧室里,我看见了一枚漂亮的丹麦国旗勋章。苑茵说这是 1988 年,世界童话

目 录

大王安徒生的故乡，丹麦国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派使臣送给叶君健的。丹麦女王深深感谢他翻译了丹麦之子安徒生的全部童话，使它“比安徒生的原著更易于今天的阅读和欣赏”。

徐 迟 ————— 016

徐迟的死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声绝唱，同时也是一道令人惑然难解之谜，八十二岁老翁非病非厄，非为债逼，却于江城高楼纵身一跃，在古今中外非正常死亡史上鲜有二例。他死之后，许多哥德巴赫式的猜想从他生前走过的小道，向他生前熟识的朋友传来，不仅疑点多多，而且矛盾重重。

姚雪垠 ————— 021

姚雪垠趴在牛棚的稻草铺上给毛主席写信，请求让他写一部中国农民革命的书，毛主席慎重地批准了他，于是他不能让毛主席失望。他不这样写是不行的，他不这样写他的李自成就没有了，当然他就只好把李自成往漫画上的样子一路写去。

碧 野 ————— 024

我发现碧野的裤子系得很上，使得他的裤脚高出鞋面有一寸许，样子略微有点滑稽，原因立刻就被我分析出了两条。第一他知道竹溪山大路陡，这样穿是摆脱路上石头、土块、杂草、刺藤对裤脚的纠缠，不至于影响行走的速度，同时也保护了裤脚；第二他的腹部很大，担心系得下了会产生滑坡。

严文井 ————— 029

亚非拉作家代表团来华访问，严文井负责接待，毛泽东主席前来看望大家，见了脸皮黑的就猜是古巴的作家，递一块西瓜，见了脸皮黄的就猜是朝鲜越南的作家，又递一块西瓜。见了严文井，毛泽东递给他一块西瓜，拿不准他是哪国的作家，就问他说，你是哪一国的呀？严文井说，毛主席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我们国家的严文井哪！

邹荻帆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从诗内，到诗外。他给我们沏茶，削苹果，俯着身子，支着下巴，桃花般的笑着跟我们说话，话里还夹着抹不掉的湖北口音。那么好的脸色，怎么忽然就去世了？这个谜语很久以后我才解开，是他的儿子邹海岗告诉我的。

段夫人王作民女士用意识流的叙述手法，跨越时空，从八十年代她用英文写的那本《美国万花筒》，到六十年代干校受审，被逼交代与胡乔木和周扬的往来，到三十年代为胡周二公传递密信……大菩萨参禅一般端坐无言的段先生，这时突然蹦出一句惊人之语：她比我大十岁！

我本是写小说的，自由散漫惯了，题目都是自己给自己出，从没做过命题作文。不过从此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沈先生，幸好沈先生对我不再强求，从讲坛上将一双慈悲为怀的目光遥遥向我望来，长叹一声，看来你是本性难改！既然难改嘛，那么也就不要改了吧！

我说我狗年遭到两条恶棍的敲诈，汪老听得紧张肃穆，两眼向上将我看着，一脸的悲哀，过了一会挪过纸笔，将林则徐的“制怒”二字写了赠我。其实这个时候，一场官司也缠到了他的身上，由于把三十多年前改编的京剧《沙家浜》收入文集，报纸上已经开始发表关于汪老侵权的文章。

那一次又是何锐从贵州带来的茅台，林老年纪最大，喝得最多，喝了酒的林老一张红红的脸上就更是童颜了。我建议把喝空的茅台酒瓶在地上砸碎，以防有人捡去制造假酒，林老看中了盒子里的一只酒杯，他一把就抓了过去，说是这个不要砸了，我要拿回去用它装酒来喝。

王 蒙 ————— 049

当那位国民党名将白崇禧之子，以令大陆作家吃惊的儒雅，以梅兰芳式的体态和发音，表达了获奖感受之后，王蒙则雄性十足地登上台去，扭着脖子，朗诵了一篇关于珍珠和鱼目的寓言。然后他昂起头说，他会在七十岁后，再给文坛一个惊喜。我给这颗闪闪发亮的老珠子鼓了掌，并且等待着他七十岁后。

刘心武 ————— 052

但是还有些地方，刘心武就走火入魔了，比方说王太医为秦可卿诊病，开出的当归、熟地等味中药是暗语黑话，为其废太子生父传自绝令，这便分明是受解放初反特故事片的传染了。别说这不可能，即便是的，蝼蚁尚且偷生，秦可卿也未必会执行那位自己从未见过的父亲的命令。

冯骥才 ————— 055

冯骥才仗着自己是当今文坛第一巨人，曾经向王蒙提出一个合理化的建议，建议中国作协的主席要轮流着当，按照高矮顺序一人当一届。王蒙听了没有吭气，本想反过来提出按照矮高顺序，转而再一想，反过来后占便宜的是贾平凹，于是这事不了了之。

林 希 ————— 058

老爷子当年被打成右派以后，劳改的那个地方，有个贫下中农女儿看中了他，拉着姐姐悄悄看他在河里洗澡，妹妹指点说，就是他！姐姐羡慕道，好白的肉哇！吓得他从河里爬起来就跑。汪曾祺听了这个故事，笑着用天津话说他，林希，你真眼儿呵！我问老爷子果有其事？老爷子说，那时候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看中一个右派，觉得只要她愿意，右派肯定乐得屁颠！

杨书案 ————— 061

杨著《孔子》出版之后，他马上给井上靖先生寄上一本，并写了一封信，一心想讨到异国前辈的教诲。然而此时的井上靖先生已在临终之时，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白上吾夫先生给他回

信,说是会长井上靖先生特别委托他代为复书,并回赠一本井著《孔子》。无缘与同时代作家井上靖先生有一语的交流,这使杨书案深感遗憾。

何 锐 ————— 066

“黄果树丛书”刚一问世,立刻有人揭发检举,有关部门就派人找我来了,气冲冲的,一个扛着摄像机,一个举着话筒。我请他们坐下,关上门说,你们别搞这个,要搞这个我就走,看样子你们都是读书读刊的人,你们知道出书办刊有多么难吗?你们知道中国期刊界有个名叫何锐的工作狂吗?

梅 洁 ————— 069

在一阵一阵的掌声与口水中,隐私女作家的玉脖上挂满了窥视者单腿献上的花环。而在红花丛外,汉江之畔,干干净净地站着一树白梅,她牢记着自己是从苦寒中来,孕于南方,绽在北国,满脸正气,一身高洁,“从这高洁的花开花落中体验生存、忧伤、孤傲以及生命和爱”,并且要以独立的姿势谢别冬季,将自身的暗香洒满中华一园。

梁晓声 ————— 073

这个时期的梁晓声有点不像一个小说家了,他像一个观察家,批判家,一个关心百姓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。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,就好比是包子铺,有的包子做得漂亮极了,每一个皱褶都十分精致,面也白得晃眼,但咬到第三口还没尝着馅儿,可能它本身就没打算安排这个东西。

史铁生 ————— 076

史铁生没有像北大荒的知青那样号啕大哭过,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宽宏大量地微笑着,他是一个坐在轮椅上大肚能容的笑傲者。逝去的那段历史他已认了,并不追究,追也追不回来他的青春和双腿。早在伤痕文学时期他就没有哀怨、悲凄、愤怒和谴责,后来他的文字天空里始终跳荡着明媚的阳光,那是他只有坐上轮椅被人推到公园才有资格享受的财富。

我转过身去看他的脸，发现他的那张脸上已经痛苦得变了形状，他要么是嫌我小气，要么是嫌我不识货，为了让我相信他的审美水准和价值判断，他动用了语言、音调、表情、动作等一切的艺术手段，时而大声地叹气，时而用力地跺脚，并且把手往自己的兜子里掏，像是要帮我出钱把它买下来。

一个在雪地里连路都走不稳的人，有什么值得“牛逼”的呢？我火速擦干身子，出来看他如何吹牛，但见聂老夫子一手揉着细腰，一手举着手机，还在说着“牛逼”，近距离一听，蓦然明白过来，原来他是在抱怨妻子，不该给他买那双新牛皮靴，新牛皮靴的底子是光的，没有牙口，在冰雪中一走就摔，湘人把牛皮叫做“牛逼”，所以聂老夫子一口一个“牛逼”。

我把抽屉翻了个仰面朝天，也翻不出韩少功1993年写给我的那一封信，自思是否把此信给了总编，意在商量以我们能够将其译成外文的优势，从作家出版社的手中夺来那部词典。于是我想写篇文章附上韩的原始信件在报纸发表的想法无法实现，后悔之中，马桥之战早已升级，书生韩少功将此事诉诸了法庭。

他爱他的文字如同娇儿，有人却要用狸猫换走太子，他的感情可想而知。当今文坛有些作家，你在他的文中删删改改，他是一无知觉，两厢情愿，三番涕零，因为处理过了可以发表领钱，并得五个一工程奖。而另有那么几个人，动他一个标点就像剜他一只眼珠，何立伟即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。

先是彭见明红，接着他的弟弟彭东明也红，紧接着还有一个彭学明也红起来了。彭见明的

《那山，那人，那狗》得了全国奖，改编的同名电影又在日本东京得了国际大奖，湖南作协自己还设了一个青年作家奖，一年评一位青年作家，这三个姓彭的叫明的，居然在三年之内，一人夺得一个。湖南就有人编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那山，那人，那狗”，下联是“见明，东明，学明”。

阿 成 ————— 097

后来我结合他这个人，总算是搞明白了，所谓勤奋啊，敏捷啊，横溢啊，统统都不在点子上，当作家的谁不勤奋，谁不敏捷，谁不横着往出溢？只有《增广贤文》里的一句贤文，解释阿成现象才叫透彻，十四个字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

贾平凹 ————— 101

贾平凹被人骗得怕了，外国人骗他，中国人也骗他，骗得他杯弓蛇影，草木皆兵，都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了。他为这个首要的问题而苦恼着，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不在外面随便交朋友了，只认准几个多年来的真正知己。他给我写信说，在北京你是我的知己啊！这么一来，很多想找而找不着贾平凹的人就转着圈儿地找我……

莫 言 ————— 110

莫言听说台湾作家龙应台也要去法兰克福，打电话请我帮他带一张地毯给龙应台，我答应了他，但是我不能去，我把这事委托给我社参展代表英文副总编王明杰。王明杰提着莫言的皮箱赶到机场，检查时发现里面还有一些瓷器，仅这一件就有好几十斤，再加上自己的行李就会超重，没办法只好扔下自己的行李。从法兰克福回来，王明杰把我好好地抱怨了一通。

吕 华 ————— 113

吕华知道我的最终留下，是他与凌原的真诚所至，私心觉得我在写作上受到的损失，理应在的翻译上得到弥补，白天做罢了副总编辑，夜晚便于灯下读我小说，一本一本地读，从长篇读到中篇，又从中篇读到短篇，到底是多年翻译小说的高手，掂得出轻重，也认得出好坏，居然一鼓作气，将我的小说翻译出了三本，寄到法国，陆续地都得到出版。

阎连科 ————— 116

阎连科腰椎疼的老毛病复发了，听贾平凹说西安有一家骨科医院，有专治这个毛病的绝招，他便满怀希望赶奔过去。人在西安，心里却想着给我写书的事，他从医院给我打来一个电话，问我能不能另找一人？我说不行，换人根本来不及了；又问我能不能晚些交稿？我说不行，成书必须赶在元旦订货会上；他就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，野莽啊，我这是在为你卖命啊！

周大新 ————— 120

我说周大新有可能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但他如果用小说的疼痛来警醒现实的麻醉，他是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奖的。我不是跟他开玩笑，我也知道他是一个不大跟人开玩笑的严肃的军人，他对战争的正儿八经的批判，和对和平的老实巴交的设想，使我对他生出敬重。虽然这是老话，如同这种疯癫是旧世纪的，但是老话还得重提，因为旧病还会复发。

刘庆邦 ————— 123

大年初一，凌晨六点，劳动模范刘庆邦同志按时从床上爬起来，出恭，洗漱，早膳，然后坐在他的桌子前面开始写小说了。不仅狗年是这样，以往的鸡年猪年以及牛马龙蛇之年都是这样，无论任何一种动物值班，在这一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，别人都去吃喝打牌会亲戚，唯有刘庆邦还坐在桌子前面写小说，他真是个好屁股，坐得住。

孙方友 ————— 127

这些年来，豫军哗哗啦啦地转战京城，周大新、阎连科、刘庆邦、刘震云，还有一些快要形成气候的第二梯队，另外一些则还留守在郑州的大本营里。这个大本营的名字叫做河南省文学院，文学院要招募一批在全国都有名气的作家，第一批的名单报上来了，十几个人里就有两个姓孙，一个是方友，一个是墨白，而且是一对亲兄弟。

墨 白 ————— 130

墨白家的兄弟四个，就好像是站队报数，一二一二，逢单的老大和老三出列，从文写小说去

吧，逢双的老二和老四不动，从武去干其他的工作。方亚平女士一边吃饭，一边提出一个幼稚的问题，你家老二在哪儿呢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墨白用筷子朝我轻轻一戳，二哥在这儿呢！啊呀呀，他把我当做了自家兄长，这真是让我感到莫大的光荣……

星 竹 ————— 133

有一个顺口溜儿，说是京油子，卫嘴子，保定府的狗腿子。其中的第一句，意思是说北京人的身上好像抹了一层色拉油，滑啦巴唧的，这句话给人带来的视觉效果，是皇城根儿下，护城河里，有一群见多识广的大鲇鱼，你明明看见它们在那儿摆着尾巴，可是你伸手过去一捉，它们哧溜一下就不见了。我觉得此言差矣，星竹就不是一个京油子，想要捉他容易得很，手一伸过去就捉住了。

石钟山 ————— 138

有两件事使我惊讶地发现，石钟山不知何时已经成了一颗明星，一件是有天晚上十点钟，我无意中看见他坐在电视里，穿着件红衣服，像余秋雨一样给歌手打分。另一件事，是有一年冬天我们从哈尔滨看完冰灯，坐在返程的火车上，乘客中居然有人认出他来，最初是指指戳戳，接着又翻包掏兜，再接着，一位男青年奔到石钟山的面前说，石老师给我签个字好吗？

迟子建 ————— 144

原野上的那个放羊女孩儿为什么要死去活来，外国读者是不知道的，迟子建本人也是不知道的，她不会仔细去读她的这篇小說的英文。好几次我跟迟子建在电话里聊起小說，我差点儿把这件事情讲了出来，不过我终于还是忍住没讲。

方 方 ————— 147

方方是个厉害女人，出版这套丛书的如果不是我，她可以质询社长总编，还可以起诉出版社。但正因为是我，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当年我考武大她还打入内部帮我打探消息，到北京参加青创会我被分到火车上铺她又为我打抱不平，她因为我没有能力对付她身边的聪明的武汉人，只发了一句出版社发行上太没本事的牢骚也就作罢。

老 村 ————— 155

我对傅活说,《骚土》之骚乃是屈原离骚之骚,而非男女风骚之骚,凭什么要整顿我们,凭什么要我们认错?傅活说,让写就写,只要能把出版社保住!傅活写的检讨打印出来长达三页,而我的检讨只有四行,二十八个字,是一首打油诗,诗曰:“村夫惹我一身骚,大棒欲将小社抄,秀才不与兵说理,半颗芝麻对天抛。”

戈 麦 ————— 159

警察在万泉河边侦察到了一只酒瓶,与一辆倒下的自行车形影相吊,这便愈发可以考证,他的入水之前要战胜犹豫的决心和勇气。而他将一书包诗稿沉入北京大学的粪池,则又令人想到愤然摔琴的伯牙,没有子期,弦断何益。我想他确乎是犹豫过的,九月里的一个只有两人的夜晚,这位狂妄却又羞涩的青年,曾低了头对着玻璃茶几说,他喜欢的女孩儿是我妻子的同校。

池 莉 ————— 161

报上登出的那张照片上,池莉扎着一对小辫儿,穿着一件格子衣服,美是美,却不该是朦胧的美,月儿似的,可能是新闻纸的原因。池莉在武汉看见了,写信来找我的麻烦说,太折磨人了,你不是存心要我的命吗?问题是国内一些朋友也看见了,都说我是不务正业,不好好写小说倒去吹捧年轻的女作家。我说这是遵命文学,我还想人家来写我呢。

刘醒龙 ————— 167

猴年生的为什么不叫刘醒猴,而叫刘醒龙,这是一个谜。刘醒龙本人也是很喜欢谜的。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异香》,副题就叫“大别山之谜”。大别山是他童年成长于斯的英山的山系,半个多世纪以前,我们的红军在这里仗着天险,神出鬼没,屡退白军。发生在这片山区的无数个神奇故事,滋养了儿童时代的刘醒龙。

陈怀国 ————— 171

老太太手提一兜粽子来到军艺,点名要见陈怀国。同学们把怀国叫来,他们相见却不相识。